下

中华古籍保护

惜抱評書安溪之類使為何文障滯亂道
然今時人能悟此易言哉
惜抱亦刻有制藝不傳者不過數篇數
篇中亦僅有一段兩股可採乃論安溪
為何作傳其子一言易知一言為不知不可
不慎也

榕村藏稿卷三

姚惜抱與方植之書所示文雖不甚高然抱識化乃無
一毫近變觀巨下乃是以出意見長者只可與學程
積人作文力識苦致有壽陵孺子之誚為兄然
氣成容人文但熟讀作吏基障人文直有見至於
去此亦不雜又吾嘗論成家文自是成家之點吾所
文為無取陽明以為言也
論亦雅

[seal]

榕村藏稿卷三　己丑以後文

大學

在親民

詩云緡蠻黃鳥　於緝熙敬止

所謂平天下　一節

論語

學而時習之　章

禮之用　章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章

夏禮吾能言之　章

王孫賈問曰　章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知者樂水　章

其二

夫仁者　二節

太宰問於子貢曰　三節

顔淵喟然歎曰　章

歲寒　章

莫我知也夫　章

見善如不及　章

邦君之妻　章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　章

尊五美　章

孟子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請野九一而助　節

使契爲司徒　又從而振德之

彊曾子　合下二節

當堯之時水逆行　二節

晉之乘　其文則史

禹稷顏回同道　三節

孔子之謂集大成　二節

敢問交際何心也　章

一鄉之善士　章

其日夜之所息　夜氣不足以存

五穀者　章

舜發於畎畝之中　二節

中庸

鬼神之爲德　章

齊明盛服　一節

至誠之道　章

今夫天　兩段

雖有其位　二節

考諸三王而不謬　知人也

在親民

學有所以及民者、明德之推也、蓋德者、我與民所同得、故既有以自明、而自不能已於民之新也、大學之教、其兼成乎己物者如此、意謂先王學校之設、所以成一世之人才、而又將使所成之才、推其意以相成於無窮也、故學術隆而治功起矣、何則、大學之道、所謂明〻德者、非獨我自有之、而自盡之者也、我有德而不能自明、則賴有先我而廸之者焉、是我之資也、民有德而亦不能自明、則又賴有先彼而導之者焉、亦我之責也、言乎所固有則有五常之性、而性者物我之一源也、盡吾性矣、而未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

則於性之量猶有所虧言乎所當務則有五品之倫而倫者物我為一體也厚吾倫矣而未能使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於倫之分猶有所缺是故民性之生也因物而有遷於是而習故之累多矣推吾之明者以撤其昏蔽非有以增益其本無也但使自得其性而已見為更新焉民俗之成也與世而升降於是而舊染之污甚矣推吾之明者以拯其陷溺非有以易其本有也但使自興其行而已見為維新焉始也厚其生繼也正其德至於道淳化洽而其流為聲明文物者皆蔚然有美盛之觀真若世運之重開矣躬焉以化之政焉以處之至於世變風移而其動乎天地陰陽者皆煥然有光昌之象真若元命之自作矣然則學之道及乎民者乃吾德之大而體乎萬物道之要在於新者亦吾明之遠而照於四方者也體用兼該而本末一貫此所以為古人之學與

（新命）

（二比照後新民）

段落相生有法

在親民

詩云緡蠻黃鳥 於緝熙敬止

釋知止定靜之義兩引詩以明其意焉夫知止則志定矣若由靜而安則敬其要也夫子之意文王之德不各於詩見之乎意謂入大學者明德新民以至善為歸而又謂必先知止歷定靜以至於安然後能慮而得者何也蓋為學之要莫大乎立志以端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是故窮理精義之功未至而先識所望慕歸向者知止之謂而定志之始也體察踐行之力未施而先有所操存持養者靜安之謂而主敬之脩也夫子嘗誦綿蠻之詩而贊之矣黃鳥微物耳而能審於棲息之歸故雖載飛載下不離其宅也意南

與舊說畧別

意北必返其居也至善者人之安宅也曾是為萬物之靈秀者而貿貿以終其身乎詩人又嘗述文王之德而歌之矣文王大聖也而不懈於敬德之純故穆穆者靜之象也於緝熙敬止者恭而安也止至善者聖賢之心法也曾是學聖賢之大道而悠悠然不檢其心乎是故窮理脩身而措諸天下國家大學之全體大用蓋有

此一段是由小學而大學立根基處才混八條目中

在矣然必先養之小學之中以開其知識而定其心氣使之有卓然自立之志無紛然外騖之心則學之大本立然後義可精而道可致也然則大學始於格物而尤以立志居敬為成始成終之要也夫

此三段直是釋知止一節之義首段釋止字次段釋知止三段釋靜安古文止此耳若依朱子今本則四段五段是釋慮而得也敬字尤一篇之要故須揭而出之

栢村藏稿　大學

刘双玉

詩云緝

所謂平天下　一節

釋治平之理以民情之感應者可推也夫國與天下同一民爾以行之一國而效者推之天下而通豈不猶以矩絜物而得其平者乎大學意謂身心之為本也人與我對也家之為厚也親與踈形也若國與天下則不過大小異耳遠近殊耳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蓋言其民之無二心而理民者之無異術是故一國之中老

皆以治國之實政言與舊說異

吾老以及人之老則有老老之政焉由是國人化之無有不興於孝者矣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則有長長之政焉由是國人化之無有不興於弟者矣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有恤孤之政焉由是國

人化之無有或相棄遺者矣春饗耆老秋養孤子而令播於明堂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風動於郊畿此國人之心也而即天下人之心也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焉蓋矩之為物具乎一隅而可以三隅反以國視天下則國者一隅之稱然而其理可推也惠此京師以綏四國不猶之繩墨既懸而舉而措之而皆準者乎以天下視國則天下者四方之謂然而其則不遠也凡厥庶民協我皇極不猶之標準既建而嚮而慕之以為歸者乎是故於身心言本ミ與末猶二也於家國言機ミ與鵠猶二也至於矩則直一物而反覆之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如此

老ミ長ミ恤孤字義與孝弟慈自別蓋皆指施於國者言也言一國感應之效見平天下不外乎此為國與天下所爭只是遠近大小如以矩度物得其一角則四面準是矣偶見得是如此

刘天瑞

所謂平

學而時習之　章　其二

聖人論學期於心得而已蓋悅也樂也不慍也皆心得之效也然非有時習之功則無以造於君子之域矣記者首引此以示聖人論學之要也曰學者之功以不息而至學者之心以不二而純是故始而從事於學矣詩書禮樂游於其文也視聽言動踐乎其法也此豈苟為之而已哉必也日就月將而緝熙於光明朝乾夕惕而反覆於行事夫然後為能時習也夫學者吾心固有之理也玩之熟則有日生之機體之深則有自得之味學之所以進而無疆者此矣而不亦說乎既而朋來自遠焉千里一室不待戒而孚也

二人同心不云遠而間也此豈苟合焉而已哉必也有麗澤之講習而業益脩有中陵之育養而材益就夫是以貴於朋來也夫學者人心同有之理也獨知不如共明之為公獨行不如兼善之為大學之所以推而及人者此矣而不亦樂乎其或人而不我知焉潛遯之志初不顧乎外也顯晦之常亦適遇其時也此又豈可苟狗焉而已哉必也外隱約而內平寛名消損而心長裕夫是之謂能不慍也夫學者人人同具之理而又人人自盡之理也見大故樂天而不憂內充故足己而無競學之所以底於成德者此矣而不亦君子乎吁好學勤誨而厭倦之不生下學上達而怨尤之不作吾之可以自驗而願以告人者如此

友有相命更為此題者始欲希夷簡淡大成視之仍是醲元酒而和大羹乃知此為開宗明義第一着筆甚難也

禮之用章

謹禮而得其意、則禮教為無弊矣、蓋節而後和、故和者禮意也、不得其意、非戾於和、即愆於節矣、豈可行乎哉、有子意曰禮樂之用同歸、然禮先而樂後、故不明其同歸者禮粗而偏、不審其先後者（作兩對不獨字面口氣即義理亦分明）樂極則流也、是故就禮之用於人言之、規矩所必嚴也、而必有泰然之意焉、以從容於規矩之中、品節所必辨也、而必有藹然之情（先伏不和不可行下文亦）焉以流通於品節之內、禮之貴〻以此耳、非然則用禮者亦自覺（字方有呼應）其行之難、就禮之制於先王言之、所嚴者威儀之節、然皆所以順其性情、所辨者名分之守、然皆所以致其歡心、先王之道之美而

學而時其二

小大由之者美以斯耳非然則制禮者亦覺使人行之之難若是乎禮之以和行也而亦有所不行者何也蓋知禮而不知和者非禮之本也知和而不知禮者亦非禮之本也知適乎四體之安而無所謂物身之器者其將何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乎吾知其措諸躬而悖矣知順乎人情之便而無所謂交接之文者其將何以定其親疎之序上下之等乎吾知其施諸世而拂矣是豈可行乎哉夫原和者之心蓋病夫禮之難行也而抑知夫廢禮而兾不可行故吾深患夫蔑禮者之非而尤願守先王之道者之明其意勿使相激而為流弊也

周末蓋有厭繁文而趨流蕩者未必不自拘牽瑣細者啓之此與學朱子之學者激為姚江之徒無異陸象山極惡有子此章說話便可窺見其心病處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其二

聖人自敘其學不息而日新者也蓋不息之謂至誠日新之謂盛德惟聖人自至之而自知之故敘述以勉學者意謂學之道其向望所歸必初基而已定若氣候所至則與時而偕行是故其源不可絕也其候不可強也夫為學之始在於辨志吾自十有五而志於學矣未必能見夫斯道之全體而有毅然不息之心焉其繼在於持志至於三十而能立也未必能循乎斯道之自然而有卓然不易之守焉事物之衆無非吾性分所固有蓋至四十而始昭然而無疑也能窮理以通於性者也人物之生莫非自乾道而變化

禮之用

蓋至五十而後洞然而無間也能盡性以至於命者也聲之所感或容於致思焉則耳未能順物也逮至六十則沛然矣感而遂通於有觸之頃矣心之所欲或煩於擬議焉則體未能從心也逮至七十則泯然矣動而不踰於規矩之中矣此吾之所以不已其功而可以自名其至者如此吁學至知天命至矣而又有所謂耳順焉從心焉蓋知天命者知之而已未能與天地合其德也神未能周於形則不可言耳順矣形未能應於神則不可言從心矣與天地合其德者形神為一者也然此聖人之事也學者則必自聞見而積其精思由擬議以成其變化觀夫子所自敘則化不可以助長者聖人猶然也學者豈可躐等而幾乎

從心之解與舊説異頗覺義理確實且得聖人謙厚語氣亦未知是否也中間毅然卓然昭然洞然沛然泯然數虚神字形容似有次第

劉旭如

吾十有　其二

夏禮吾能言之章

聖人致歎於二代之禮其存古之意深矣蓋二代之禮非夫子不能言之則非夫子不能徵之也而無如所徵者之不足欲存古道者能無慨然於中哉昔吾夫子信好之學蓋嘗考諸三王而不謬而其貫通之識可以等諸百世而莫違故其於先王之遺文憲典雖殘缺之餘而往往有以心知其意一日有感於夏殷之禮也而曰二代之禮鑒於我周故其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說亦有傳於後世然能因其餘緒以究其全體者稀矣丘也竊幸其能言焉或即其文而制作之意可推或舉其細而綱紀之大可識雖然未敢

（若非有此夫子亦無因能言）

以自信也會而通之庶幾有本然必有所證驗而後實參而伍之庶幾有據然必有所裨助而後安是故我欲言夏禮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言殷禮之宋而不足徵也非謂其人亡也非謂其政息也蓋文獻不足故也其區區然存什一於千百者無異吾平日之所蒐尋而吾所為皇皇然周流於七十二邦者曾未見二氏之為世守夫是以雖言而莫予徵也苟其如易象春秋之在魯可以覽而觀焉則吾固能出其舊聞而與之相參質我固是而無疑彼亦因是以不隊矣苟其如老聃萇弘之在周有所諏而詢焉則吾固能攄其素業以與之相稽決夏后殷商之後為有傳人而文武周公之前庶無闕典矣吁此可以見聖人心通之智述古之誠而其闕疑存信也又若是其不苟也

如何是能言如何是能徵說得來有源委

王孫賈問曰章

諷聖人以媚者不知天者也夫媚則不可況擇所媚乎甚矣不知天者之自陷於罪也猶以此自矜而夸人也乎昔夫子在衛進禮退義友其士之仁者而時之嬖倖權貴不概於中故見其於君盡禮則以為諂也不入私家則以為慢也一日王孫賈託於祭祀之問而以諷曰今夫祭者媚神以徼福之事也吾聞祭有奧焉有竈焉奧為一家之尊所謂宗室牖下者此也雖尊而不親若竈處下室之卑然所謂興火之利者此也雖卑而不可踰人亦有言善媚者先竈後奧夫豈無說乎夫子於此必為之明夫由堂趨室之為

夏禮吾

正而循牆遶巷之為邪路寢當戶之為貴而爨室下陳之為汙則是夫子果有與之心而終不足以釋其媚之疑也故直反其說曰不然是二者皆非也人有媚必有禱無禱則何媚焉人有罪則有禱無罪則何禱焉故無罪則不必禱也有罪則無所禱也何也獲罪於天故也人知惟天子祭天而吾以為無適而非天是故國主社稷而家主中霤今之奧猶古之中霤也然職雖有所司百神亦惟奉天以司之而已自封樹壇壝亦以功罪而行廢置遷隳之典孰能竊威靈而降災祥於其間哉諸侯祭山川大夫士則祭五祀竈固五祀之一也然分雖有所秩先王亦惟本天以秩之而已自嶽鎮河海不敢悖天而徇奔走祈望之私誰能乘禨氛而作威福於其下哉是故君子之祈天也有道而求福也不回知天可事而不可媚也天不可媚而子以奧竈為言安矣

就祭祀上說而理自明正不必筆筆剗着人事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尚論古樂於虞帝極其辭焉夫曰盡美又曰盡善則極其形容之至矣非舜孰能作之而非夫子孰能知之哉昔夫子紹列聖之統述其法而傳其心故其等百王之差有以聞其樂而知其德夫韶之不作久矣然自季札來聘之先則箾舞存於魯敬仲出奔之後則遺音留於齊夫子蓋皆習而學焉夫是以契之深而贊揚之至也意謂古今之樂苟非出於聖人有不能盡美者矣然雖出於聖人亦有止於盡美者矣惟舜也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洋洋乎音節之和既丕宣於宇宙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濟濟乎威儀之盛復光

王孫賈

被於來茲其盡美也如此而豈止於是哉由其德音以窺其德意蓋渾然一優柔平中之發而求所為粗厲猛起者無有也因其德容以想其德心蓋沖然一雍容揖讓之形而求所為發揚蹈厲者無有也是蓋溫恭文明之懿性而安焉故其德盛而化神者流行洋溢而不自知中天太和之隆時適值焉故其人動而天應者歡欣交通而不可禦信乎時德參會而治功成上下同流而大樂作又盡善也如此夫豈後之所能加哉吁六代之變時為之也豈可以唐虞之盛而為湯武疵哉然聖賢論道之極致則又有所謂人倫之至者焉故夫子他日既以五臣十亂之功並稱而必推美於文王之至德者此也

此章與五臣章合觀便見聖人錙兩權衡處看山之論固粗孟子覺得猶是石稱丈量也

子謂韶

知者樂水章

聖人體仁知之深而歷形容其德之妙焉蓋知仁之德全則其情性與其效驗皆自有不期而然者惟夫子體之之深故歷指之以示人也曰性之德無他知仁焉而已自人不能完其性之德則凡心之所寄與其所存而自得者皆與天地不相似也何則性之發為情故觀其所感而心術之變形焉性之凝為命故充其所造而形神之理妙焉自非知者則所樂滯於物耳知者之德與水近也故游泳焉而得其涵物之趣而樂於水也自非仁者則所樂逐於物爾仁者之德於山近也故茂對焉而得其育物之眞而樂於山

也蓋知也者根於陽德之清其用靜也其體則動也故雖湛然虛明之中而有以具無方之神仁也者根於陰德之厚其用動也其體則靜也故雖藹然流行之內而有以敦一元之化樂水者此也樂山者此也而其成德之驗又何如哉惟其動之出於知也則滯礙而既融矣又有以玩心高明通萬物之變化吾知其樂也其不疑於所行而已矣惟其靜之出於仁也則貞恆而既立矣又有以導迎善氣得天人之佑助吾知其壽也其無忝於所生而已矣是何也動靜者太極全體之分也體動靜之理挈動靜之原則悠然與物得所而浩然與上下同流矣非夫子兼備仁知孰能如此形容之

夫子只是論仁知之德不是論仁知之人故還題句字便足

知者樂

刘旭如

知者樂水章 其二

聖人歷形仁知惟其體之者深也蓋有知仁之德則無往而不得其為知仁也惟夫予身體之故備形之若曰人受天德之全約言之則知仁而已矣兼知仁之德而體之於身則君子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何言之心無真得則日與物遇而不知其為己也知者見水則樂之以澂吾神以滌吾慮將於水乎取焉仁者見山則樂之以固其根以育其真將於山乎取焉理之散見於天地者無乎不在也而知仁其有以窮之矣心無真得則梏於有我而不知其為天也知者之動以天妙萬化之機軸故常周流而不滯

焉仁者之靜以天涵萬化之根本故常凝聚而不散焉性之皆備
於身者無乎有間也而知仁其有以盡之矣心無眞得則生於天
地之間而不知所謂與天地同流者知者則有樂之效焉知眞知
也而樂眞得也以眞知為眞得其所以從心者皆自中出而非假
於物也仁者則有壽之效焉仁生理也而壽生氣也以生理乘生
氣其所憑依乃所自為而無待於外也命之降於天者無乎不善
也而知仁其有以至之矣窮理以盡性故物無非心盡性以至命
故遇無非道仁知一而聖人之事備者此也

用易語却得三層分明

鄭不傳

夫仁者 二節

聖人以心學言仁欲賢者求仁於近也蓋夫子以為仁之功可以
不周而仁者之心則無所不盡也如是則近取諸心可矣何事於
遠哉意謂仁之道有發用之源而學者之求仁務切近之要吾非
謂博施濟衆之非仁也蓋謂施濟之必有其本就施濟而圖之則
成仁也難也就其本而務之則求仁莫近焉夫仁者中無所私外
無所隔渾然天理之周流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廓然萬物之一體
身欲其立己則然也而使人顛隮可乎仁者則視人猶己而汲〻
乎扶植之事欲其達己則然也而使人困窮可乎仁者則視人猶

已而汲〻乎亨通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舉斯心而加彼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隨所在以及人如是則博施濟衆仁者之願固無窮也施有未博濟有未衆仁者之分亦無歉也以是思仁〻可知已近而取之知人之心猶己之心取而譬之以己之心為人之心見理明則形骸之私泯然而漸化克己勇則大公之道盎然而流行此所謂忠恕違道不遠而仁之方豈外是乎以是知以功用言仁則聖人亦有所不能焉雖天地之大也而人猶有所憾以本體言仁則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雖唐虞事業而於堯舜豈有所加哉吁聖門之論仁莫切於此矣

極有實地工夫語

夫仁者

太宰問於子貢曰　三節

時人以多能窺聖賢者斷之而聖人又喻之也夫太宰以多能為聖者也子貢以聖兼多能者也至夫子則謂君子不多其所以辭名而儆學者何婉至哉蓋夫子之在當時知德之與者希而矜於學之博者衆自及門之士或不免焉況其外之人乎故一日太宰者向子貢而問焉曰吾習聞聖者之號而未見其人也今觀夫子殆其是與夫世之士習一藝足以為才矣通數藝足以為賢矣夫子無不習也無不通也故吾謂非聖而何以能是也夫其疑夫子以聖也其詞疑而其尊夫子以多能也其意重子貢於是因其疑

而決之曰夫子之聖無可疑也固天縱之將聖也又因其重而反
（固字對者與兩字）
之曰夫子之多能非所重也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道完德備
（又字對何其兩字）
（天縱口氣直貫到多能方住）
乃上天哲命之隆學廣聞多亦造物降才之厚子貢可謂知足知
聖而善於尊師者矣然其推之於天之授則人事微未泯乎多之
見則大本亂此夫子之所慮也故聞之而曰吾少也賤而未聞道
其於鄙事蓋嘗習之矣然嘗奉教於君子而稍知方則知為學之
（倒醒出知我意）
不多也賜也女猶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何不以是曉太宰也
由夫子之言思之以少賤而多能則多能非由聖也學君子者不
多則聖非由多能也一以避聖之名一以示學聖之要喻世俗而
微學者其意婉切如此然其克勤小物而一以貫之之妙亦可於
言外而得之矣

題理語氣挑剔俱有分數

大宰問

顏淵喟然歎曰章 其二

大賢之希聖未達一間者也蓋始也見道未明至得夫子而見之眞矣然猶未能與之爲一也此其所以旣慕之深與想其好學之勤進而未止故述其志不覺動於聲曰甚哉道之難窮也不勇以進之而不可不寬以居之而不能吾嘗仰之矣仰之而彌高吾嘗鑽之矣鑽之而彌堅吾嘗瞻之在前矣而忽焉在後蓋未得其方故無所望而入也未識其體故無所幾而及也惟吾夫子循循然有以善誘之若升高必自下不使窮於仰也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不使困於鑽也遠而跂之之殷不如近而就之之切不使勞心

於想象也擴我之耳目則有文焉而天地古今可以參驗而知東我之身心則有禮焉而日用動靜可以體察而得以其誘之善也故吾雖欲罷而不能以其博約之相資也故吾才有所用而既竭於是始覺其見之眞信之篤無復高深恍惚之形而有親切著明之象視聽言動與之俱也參前倚衡無非是也雖然內與外未能以相合心與迹未能以相應蓋欲從之者夫子亦人易簡之效而能從心所欲者夫子如天不可階之神也吁化不可強頓之而已神不可知存之而已回也敢以末由而自怠哉

夫子從心所欲者形神相應乾坤合德也顏子未到聖人想只在此一息

顏淵喟 其二

歲寒　四章

歷觀聖人所論知學之至者始於思也蓋有松柏而不患夫歲寒有君子而無難於事變矣然其道必自思入豈可以不思而自棄乎嘗謂德之成也有所用德之入也有所從是故就其後而觀之品極於聖賢之純全道通乎天人之變化舉者莫勝行者莫致而不亦遠乎自其初而論之思通者作聖之路精義者入神之基我欲仁而仁斯至夫豈遠乎哉今夫物之有松柏也犯霜霰之威有獨立不撓之槩閱冬夏之變有與時偕行之機聖人之深嗟而遂興者蓋於君子比德焉君子之處己也樂天知命而不憂其於世

也。遺大投艱而不懼。是故有松柏之節。可以禦冬矣。有君子之道。可以應變矣。然其道必先於不惑者。何也。不憂不懼之君子。必立不易方而其德不回者也。必巽以行權而其道不窮者也。苟非有適道之明。則知之不真。必不能力行以臻於固守。辨之不審。必不能擬議以成其變化。學之所以貴於窮理者。豈不以思乎哉。義理之正。思而得之。則果而確焉。而應物也裕矣。事變之來。思而通之。則介如石焉。而知幾也神矣。不思而曰道之遠者。不猶夫子所削夫唐棣之詩者乎。夫唐棣之華。喻同氣之不咸。必其根者薄也。人亦有言。如松柏之有心。是故高松柏之節者。必知松柏之心也。夫

雖則穿插理固如是

容村藏稿　論語

歲寒

劉旭如

莫我知也夫章

聖人合天之妙於其自言見之焉蓋依乎中庸不知不悔者道與天合者也故歎而又因子貢之問以發之夫子蓋見夫學者之為學也多未忘乎為人之意而不專於反己之務終不足以成聖功而達天德也故自言以發其端曰莫我知也夫夫子之歎蓋歎學矣而子貢或未之窺也曰何為其莫知子意以夫子之道固見乎世者而世之不知為可異也夫子由是以己之學示之曰吾始也無求知之心故其繼也無致知之道而其終也無可知之迹怨天尤人之心頗乎其外者也吾絕乎怨天尤人之心專乎其內者也

來路清則後而自無雜語

實見乎子臣弟友之未能故慥慥於庸德庸言而不遑於他務深省乎自脩誨人之何有故孜孜於脩德講學而重引以為憂凡此皆下學之事也及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亦其道之一貫者而我非容意焉窮神知化乃德之盛則亦其候之自然者而我未或知焉我之為我如此固無可以致人知者矣以知我者言之意者其惟天乎至易至簡者造化之理故惟存神於切近之脩者斯默

此句作大者未說到

然而有以相契無聲無臭者天命之本故惟措心於平淡之域者斯泯然而有以同歸人之於天則有間矣其莫知我也何異之有哉吁此見夫子之道之至而惟聖者能之其因子貢而發之也所以儆學者不亦深乎

與中庸素隱行怪章當合看是聖學眞血脈一字客話用不得

莫我知

見善如不及章

聖人致慨於所見者所以勵學者深矣蓋明善惡者立身之始而求志達道則大人之事也故夫子以其所未見者勵其所已見者昔者洙泗之門有聞義勇為者焉有不屑不潔者焉至於行藏有以自信則自顏氏之外未有許之者故一旦託之於不得中行之思微示其取裁狂狷之意以為人之為學不可以所至者自安而當以大者自期有人於此善惡之分明趨舍之途審見一善人焉則孜孜焉慕之見一善事焉則汲汲焉為之見一不善人焉則望望焉去之見一不善事焉則亟亟乎絕之其志潔其行芳蓋君子

立身之素進道之基也而吾猶幸見其人矣質之所聞亦古人之所貴也吾不為之一慰也乎有人於此德業之盛大體用之渾全所求充者聖賢之志而隱居以求之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殆若將終身焉所欲達者堯舜之道而行義以達之斯人之與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若忘乎時之不可焉其處也非離羣其出也欲及時蓋大人藏器之深德施之普也而吾則徒聞其語耳求之當世蓋今人之所希也吾不為之深望矣乎吁觀夫子之言則又非達道之難而求志之難二三子有以自立矣然不伎不求道也而何足以臧克伐不行難矣而於仁則未至其急〻自試則又未免濡迹於私家而滯心於強富是其於大人之志皆有未充焉夫惟顏曾之不仕近之而曾點漆雕開所以獨知大意者此也

隱居要求志然非隱居無以求志行義要達道然非行義無以達道人只說得一面故於上截輕點恰似隱居則求其志行義則達其道耳以字口氣全不出

見善如

邦君之妻章

正配君者之名存内治者之法蓋夫人君之配也故尊其稱然不敢敵君也故時而降其號内外之禮正而邦家之本定矣周道之衰夫婦之禮先亂故或自畀其配而宗廟之奉不明或自耦於尊而宮闈之順不著是故古之為禮者必先正名以定其分蓋必夫子嘗有述焉而記者表而出之以是為邦君之妻言也夫妻者齊也男外女内四乎夫之稱也然妻者地道也陽大陰小殺乎夫之義也自其稱於宮庭者言之君稱之則曰夫人成乎婦道也夫人自稱則曰小童未忘乎女道也春秋之法天子逆則書后而歸則

書女先尊王命而後通其謙也諸侯逆則書女而歸則書夫人先謹女節而後成其貴也自其稱於邦國者言之邦人稱曰君夫人尊君則尊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爲君讓則爲夫人讓也春秋之法其生也則書夫人蓋臣子之恒言是邦人自稱之之辭也其葬也則書小君蓋列國之來會是對異邦而稱之之辭也至於異邦人稱之則亦與國人無異焉春秋之法與國之君敵吾之君與國之大夫敵吾之大夫故其於夫人猶是也君則嚴於宗廟之主率國人以尊其配是以天下濟而光明夫人則守乎宮闈之誼示國人以不敢耦君是以月幾望而大吉稱名之際其所關蓋如

此三段俱斷以春秋之法知王荊舒所謂斷爛朝報者枉讀一世書耳

刘天瑞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　章

曉時人以聖人之學為推其取之備者焉夫聖人之學不可知也就所學所師言之則其取諸人之備有不可以世之授受論者矣蓋嘗謂聖人生知而未嘗廢學其學得於天而未嘗不取於人凡遊於聖門而知足知聖者其於淵源所漸見之昭然也昔子貢嘗謂夫子天縱矣又知夫子一貫之非多識性道之不聞於文章矣而於公孫朝之問焉學也論學識論文章且以為得諸人者不誣也雖以曉世俗乎其亦可謂善於稱聖者也蓋列聖之相傳至大

武

尗文

武而得其統而夫子之聞知自文武以溯而上文武不可見矣而

邦君之

其道則固褐然而存乎人之所識文武之道之全不能徧觀而盡
記也故其人又皆識焉而得其性之所近當日之大烈耿光啓佑
無缺以至人官物曲纖悉具備者皆文武之道也則今日之正禮
和樂能明其說俯仰鏗鏘能紀其數者莫不有文武之道也夫子
於大者小者焉不學乎而豈猶世俗之學者乎則其於賢者不賢
者何常師乎而豈猶世俗之師者乎蓋自王澤之微也道自合以
之分凡所謂學士之業有司之守者往往以名家專門自見不有
通儒孰一其歸哉及乎明德之興道則散而復聚凡所謂宏綱大
用碎義微文者一一皆參伍考驗之資而紛紛末學悉聖之藉矣
吁聖門之言學如此豈猶夫後之蔑古師心者哉
夫子自言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便是此章議論證據若謂子
貢只在文章上作知解則夫子亦是自誣

尊五美屏四惡章　其二

告賢者以從政、純王之道也、蓋王者之道、醇而無疵者也、美尊而惡屏、夫子之論政、非粹然唐虞三代之傳與、故記者次此於帝王之後、彼夫帝王治道之要、曰寬信敏公、而子與子張論仁、曰恭寬信敏惠、則夫子張者、蓋可與言王道者也、故告以尊五美屏四惡、而一一為之列其目、詳其說也、政之道、其養民也、惠然惠而費、則猶未善也、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上之力不知、斯美矣、政之道、愛之能勿勞乎、然勞而怨、則猶未善也、亦之以職分之所當為、使民不倦、斯美矣、惠而費之本、由於貪其名也、貪其報也、君子之養民也、

衛公孫

拔本塞源確是如此非關穿插文義

期於求得吾行仁之志有孚惠心勿問之矣而又何庸於沽恩市德之為不可繼乎勞而怨之本由於驕以令之猛以驅之也君子之激民也反而求之於敬事律身之素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而又何待於倚勢作威之為不可干乎苟其勞民者怠於教率而不先以告誡號令之勤顧乃嚴於刑威而不勝其督責期會之擾如是而有不怨者乎斯則謂之虐暴與賊以其驕猛之心未去也苟其惠民者欲出則吝其利欲內則又吝其名也如是而有不費者乎斯則謂之有司以其貪之心未泯也一美一惡其道昭然此王道所以不怨不庸而霸者所以為驩虞力服尊之屏之貴王賤霸之義也吁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言治者必講於仲尼之門其以是夫

舊作亦是此意然頗費力且未甚瑩晨起草此

尊五美　共二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原古人遷國之心審勢以行權者也蓋棄國者權也惟其遠害而非擇利故其心可以諒於後世耳孟子引以為滕君謀若曰規利而動非仁者之心審勢而行實知者之事太王之自邠而遷岐也由今觀之高山於是乎荒作王迹於是而肇基疑其有所擇而取矣然而古者世守侯封斷無輕棄宗廟之舉聖賢安於所處初無圖度天命之心岐山雖險阻之區也而非以其形勝而就之也道路既通而昆夷喙殆都居以後事耳西山雖神明之祚也而非知其祥兆而先之也眷顧日盛而鳴鳥聞殆奕葉所積成耳在太王

當日以為宗祏社稷不可捐也然與其有旦夕之危則無寧奉而徙之以圖安土地人民不忍棄也然與其被兵革之殘則無寧胥而全之以避害孝故不敢墟其祀雖若捐其宗祏社稷而心可諒於先公仁故不忍用其衆雖若棄其土地人民而義益孚於邠土信乎太王之權於理勢者審也而豈其得已而為之哉人但見異日子孫之王以為創業垂統必有深計豈知當日者震來厲而高蹻渙其血以逖出崎嶇戎翟之閒國祚幾傾而仁義益著此其所以為太王也與

發得題意出　鄂尔傳

請野九一而助　節

以周制告滕臣而分田之法定矣蓋經野體國制詳於周故或助或自賦而後法可通行也孟子以是告畢戰曰治地分田吾既告君以助之善矣雖然其行之也得乎助之意而兼用乎貢之法此則周先王之所以斟酌盡善而今日復古者之成規也何則助之法生於井田而地則有野焉有國中焉野之地多平原廣蕪之區是其於井授宜也國中之地有道路廬舍之雜或未可以井授槩也是故周之制其於野也則自八家同井以至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而九一之法立焉其地規方而公私秩然故可以地

為主而資人力也於是乎以助行其於國中也自五家為比以至三百家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而什一之賦定焉其地相錯而疆界不齊故但以人為主而出地稅也於是乎以貢行今日者請（極有）法是焉（筋節）則近都遠鄙按地之圖而可以知其人也三郊三遂稽人之版而可以知其地也雖邦中不如野外之截然而溝洫川澮以郊圻之近而經緯必詳何異井牧之平均雖貢法不如助法之無弊而春畊秋斂以省視之勤而補助必周依然公私之一體周之所以鑒二代而收而兼用君之所以攷古而率其攸行者其大畧無過於斯矣

自然典實不用蒐摭

請野九

使契為司徒　又從而振德之

聖人之教人欲使人盡其職分之所當為必使之復其性分之所固有蓋人倫者人之所當盡也然非有以自得其性倫何由盡乎故孟子詳述堯舜之設官而又申命之也以為昔者堯舜之世人物雜揉聖人既拯民之生而不至殘於異類又有以興民之行而超然異於羣生吾於司徒之教放勳之命見之矣當日契既為司徒矣而其教之之法舜又申明之也以為百姓之不親者非五品之不遜乎則使吾民之厚於倫要也父子者人生之所自本非親則其本絕矣君臣者人道之所自定非義則其道亂矣然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故男女別者親之基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況君臣乎故尊卑序者義之始也恩誼之屬既備則又有朋友者以經緯乎其間親非父子夫婦而親賴以篤分非君臣長幼而義藉以明然亦非人之所設也人倫之中原有是德合誠交之理非是無以行吾信也所謂使民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者如此當日舜既命契矣而其教之之術堯又反覆之也以為民彝之泯亂者非生厚之有遷乎則使吾民之復其初要也豈無鼓舞而興於善者乎則勞以慰其心來以遂其志豈無悖逆而動於惡者乎則匡以端其向直以一其趨然為善者未必能自達也左之右之輔之立而翼之行焉去惡者未必能自進也亦左之右之輔之立而翼之行焉獎勸之道既盡則又有至意焉以權衡於其內迫之不可也優游以俟其自得而已弛之不可也儆戒以俾其常新而已然亦非聖人之意之也凡人之生莫非是人心道心之會非是無以保其終也所謂使民復其性分之所固有者如此

兩比俱有理致不特為裁對而生發

使契爲

彊曾子　合下二節

述先賢之尊師道斥時人之從邪教蓋曾子之不二其師也知聖之深者也相也不知道而從於邪故孟子以出明入幽斥之意謂自先王之教已遠而師道不立異端與聖學相亂視乎學者之能自得師而已矣子夏子張子游之欲尊事有若也蓋亦因孔子沒而思之也非以孔子死而倍之也然而已見非於曾子曾子之意豈不以吾非師孔子也師道也孔子述先王之道而傳其心其洗之而退藏於密也若決江漢而下也其表之而光明於外也若引秋陽而上也其道不可尚則其位不可齊蓋三子所見者威儀文

辭之間而曾子所窺者性與天道純粹以精之蘊宜乎篤信謹守而不可彊以他從矣今之服左衽而言侏儺者其蔑先王之道非有若之似聖人比也子之事之恭而悅之至其倍師之罪又非子夏子張子游之思孔子比也以望曾子不亦遠乎若是者非子服義之不終而由擇術之未審伐木之詩之言出於幽谷遷於喬木也彼鳥猶然而況人乎求友猶然而況師乎子之早歲從游而與聞乎周公仲尼之道蓋出幽遷喬之喻也是吾之所聞也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則下喬入幽之喻也吾之所未聞也所趨者之高下由於所見者之明暗子之異於曾子其以是夫

只在知不知上照應便得要領

彊曾子

刘双玉

當堯之時水逆行　二節

聖人易亂而治、首著於治水之功焉蓋亂則物害廣治則人道安、禹治洪水而除物害、故能平中國以安民生也孟子言一亂一治（連下文數節總起）而首述之以為後世之亂多生於人事上古之亂則由於氣化當堯之時天下所以猶未平者以有洪水也水以江河為道以海為歸（領意全）橫流而不循其道故汎濫而不得其歸於是居於水者、蛇龍是也（補一筆為下文鳥獸埋伏）蛇龍為害而民為之巢居且處於山野者又不盡蛇龍也鳥獸為害而民為之穴處斯時也氣化之亂而聖人引為己責故以洚水為儆予之災而命伯禹以俾乂之事禹以為橫流之極積為汎

濫然必先消其汎濫者而後橫流可徐理也禽獸繁殖起於懷襄故必先驅蛇龍而後鳥獸可徐去也其施功始於冀兗所謂決九川距四海者是已由是水之末流既殺而菹澤有豬蛇龍不得肆其暴焉其成功終於雍梁所謂濬畎澮以入江淮河漢之川是已（水字泛言小水）由是水之上游亦清而山林既利鳥獸不得逞其害焉夫然後高下皆平土而九壤悉民居天下豈不為之一治矣乎夫禹之大功抑洪水也驅蛇龍也然盡力溝洫者農師之職而禹實定其基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者朕虞之司而禹實兼其事禹之利民者大由於堯之慮民者深也

節節皆有照應字字俱有眼目

當堯之

刘双玉

晉之乘　其文則史

述舊史之名、明聖作之所因也、蓋列國各有史書、掌記時事、而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孔子之所因而脩之者、此耳、且自王迹之盛也、不獨詩之示勸懲也、國史明乎治亂之迹、其所書皆足以備法戒焉、及周之東、詩固亡矣、史法亦亂、是故其詩僅爲列國之風、其史僅爲列國之記、當是時、諸侯邦皆有之、其名之著者則晉之乘楚之檮杌與魯之春秋一也、蓋爵位之既等、則其體製大抵從同而名分之既乖、則其記識莫能相尚、當受封之始、有文武成康之遺烈在焉、諸侯不得而放恣也、平桓以後、政柄倒移、競爲詛盟摟

伐之事桓文之雄迭起而主之其餘則皆脩桓文之緒而已當王
靈之播有命令策書之秩位在焉列國不得而僭差也隱桓以來
名號棼亂共為逾越干儗之文史家者流不得而更之學者亦但
以史氏為據而已豈無伯而王者乎湯文之事是已然昆吾崇密
其伐鉞專征以往者皆仁義之師曾桓文而有是乎是故不得而
紹王迹也豈無史而經者乎虞夏商周之文是已然訓誥誓命其
執筆操簡而隨者皆賢聖之徒曾諸史而有是乎是故不得而嗣
風雅也夫惟明大法於五伯功罪之中別義例為史外傳心之典
則事猶是事也文猶是文也而已居然立百王之極定萬世之經
矣
詩亡則史亦亡故其事對迹熄其文對詩亡

晉之乘

禹稷顏回同道　三節

明聖賢之道之同以其所處之地之異葢惟同道故能因所處以盡其分君子論聖所以審異而知同者此也昔孟子之於當世或出或處其轍不拘或者葢疑於其說也故孟子曰君子之行歸於道而已矣何必同哉自今觀之禹稷顏子隱顯異而憂樂分各一其道較然矣然吾斷以為禹稷顏回同道何則心之合者無嫌乎迹之判而分之殊者乃所以成其理之一禹稷所異於顏子者以為過門不入未聞仕如此其急也今試立禹稷之時揆禹稷之心夫既躬水土之任矣則出昏墊者吾之責也今也洪水稽天能無

一民之溺乎非吾溺之而誰溺也雖娶於塗山何暇過而問乎夫既膺稼穡之司矣則粒烝民者吾之責也今也九州艱食能無一民之飢乎非吾飢之而誰飢也雖即有邰家室何忍居而安乎蓋古之君子居其位則忘家者所以寧天下未居其位則愛己者所以厚蒼生禹稷之異於顏子者以此藉令其易地乎我知其皆然矣樂天者聖人之心彼深山茹草大舜固若將以終身禹稷之意豈異哉故天下不與虞與夏而同然憂世者聖賢之志彼周流載贄孔聖固若是其皇皇顏之意豈異哉故用行舍藏吾與爾而有是吾故斷之曰禹稷顏回同道也噫不知聖賢之道而徒觀其迹此突不黔而毛不拔者所以駕異說而亂天下與

自然古樸

禹稷顏

刘天瑞

孔子之謂集大成 二節

以樂與射喻聖明聖德所由至也夫孔子之德之至智聖兼優而智尤先焉故孟子名言之不足而累喻之曰今夫言孔子之聖以時則孔子一天矣雖然天德之妙未易言也在物而可以擬之者其惟樂之集大成乎蓋樂之每器自為一音而大成之樂衆音並奏此其條理棼然必有兼總而綱紀之者惟金石二聲則所以象六律而音之紀也鐘必先鳴非以金聲之乎而衆音之清濁高下隨之條理無不始矣磬必後應非以玉振之乎而衆音之清濁高下定焉條理無不終矣孔子之智於事事物物無不昭察衆音不

能達鐘之聲猶事物不能遺孔子之智也孔子之聖於事事物物必詣其極衆音悉會於磬之振猶事物悉協於孔子之聖也吾謂孔子之謂集大成者如此然謂之終始則非始無以為終而孔子之智之優固天縱之將聖也又以智聖譬之則猶射於百步之外者之巧力而巳矣大射之法曰主皮曰貫革此則力之所為也安行而至以力譬之似矣曰剡注曰井儀此非力之所為也從容中道不以巧譬之而可乎是故無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學其動容周旋中禮不可得也非孔子之知命達天欲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豈不難哉柳徵孟氏造道之深又豈能指喻真切如此

特鐘特磬以終始之經傳無此說故疑只是編鐘編磬爾

孔子之

刘玖玉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極論交際之道一折衷於聖人而已夫辭受者義也而禮所可行義亦可安況其有行道之心存焉曷不以孔子為法乎昔孟子於當日諸侯不苟一見而亦時有交際之事故門人疑之以為於禮義之素守行道之初心若有所貶損焉豈知交際者禮之恭也卻之為不恭即不以辭卻而以心卻之亦不恭也觀孔子於諸侯之餽問以道以禮皆可受也非交際之則乎且度於交際者義之宜也受禦人者非義而即以諸侯之取民為禦人者亦非義也觀孔子從魯人而獵較蓋貶道猶俗有大者焉而況於交際之間乎雖

然此但就交際而以禮義權之耳及乎因仕道之問而發明孔子（章意轉折處）行道之心則知聖人之委曲周旋於邦君而不若是恝者無非啓其端兆而使知吾道之可行也是故示之以行吾道之可則即其（見行可三字如此說）仕魯而行乎季孫者是已與吾交際而可則其去魯之衛於靈公者是已至於羈旅之臣得養於公則其自衛反魯於孝公者是已（仍側交際一邊收結章意）夫見行可固仕也交際故事之淺公養又交際之卑然在孔子通謂之仕以知聖人之志無時不汲汲於行道夫豈取夫薄廉小讓以潔其身者哉是故論聖賢辭受之迹則以禮義為之節者也論聖賢去就之心則以吾道為之權者也

此章節次脉絡如此方貫

敢問交

一鄉之善士章

論取友之道因乎其人而已蓋人惟有善故能知人之善而友之也然則尚友古人者豈不貴夫能知古人者哉昔孟子之門萬章為好論古者故孟子借取友以示之曰學不可以無資朋友其助也物不可以苟合立身其本也今夫善蓋一鄉謂之一鄉之善士以至一國天下猶是也然必我為一鄉之善士斯能友一鄉之善士以至一國天下猶是也何則能友其人者誠有以知其人耳能知其人者誠以我之所立者高而有以辨其品所造者深而有以驗其實耳若乃以友天下士為未足而上而論古之人乎則豈徒

泛然誦讀以資談說哉必也誦其詩而如聞其寤歎讀其書而如拜其昌言無疑乎其迹無惑乎其心夫如是則可謂知其人矣不然未可也是以君子之論古也不以為曠代而以為並世蓋必攷其時勢之詳而起古人於今又必識其志行之高而置吾身於古如二帝三王之禪繼何以無異心如王臣霸佐之行藏何以無二節此非能論其世者不能知而非自命古人者不能論也夫是以古人雖遠而心之同者可以相契道之合者可以相師取友至此（照應前文收拾）不亦極尚而無以加乎此則亦惟間世之善士能之而與古人為徒者矣

萬章好論古而大抵博觀雜取未能質之於理以得古人之用心故孟子告之以為須此等人纔識得此等人今人論古大槩如矮人觀場莫知其悲笑之所自故惟古人能知古人亦如前之取友云云也作尋常論友便不切

刘天瑞

一鄉之

其日夜之所息　夜氣不足以存

論心之與氣爲消息而知氣不可恃也夫平旦之氣心固暫存然梏亡之後夜氣亦無如心何矣故孟子欲人知所以存其心者曰心生物也其根於天地者無一時之不生故其存於人者亦不以一失而遂泯是故仁義之心固不勝其旦旦之伐矣雖然萌蘖猶在也流行之機雖遏絕於有感之餘而根本之藏每潛滋於寂然之候日之所作也夜固有暫焉而憩者不特夜之得憩也日亦有暫然而休者由是日夜之所生息交會焉而爲平旦之所發見有所好猶近於人之所好也微而未盡者也有所惡猶近於人之所

日夜之所息五字極有着落

惡也。絶而僅有者也。盖一陽來復。則有以見天地之心。萬物未交。則可以驗最初之動。斯時也。仁義之心。夜氣猶足以存之也。雖然。夜氣亦何常之有。夫心者、本然之妙也、而氣為之宅。氣之静。固有助於心之明。然氣者、所乘之機也、而心為之主。心之失。則益重其氣之昬。於是旦晝涉焉。百為起焉。心以有梏而亡。無異牛羊繼斧斤之後。心以梏之反覆而亡者。不復存。無異濯濯於蹂躪之餘。日夜非無息也。平旦非無氣也。然而不足以存仁義之心。而幾希者。或幾乎息矣。是何也。心無以宰夫氣。則氣亦不能助夫心。形神交攻、而本末胥失也。幾希之際。人禽之關。可不畏與。

題之字面無不清楚

其日夜

刘天瑞

五穀者章

大賢勉學者欲使純心於正道也夫仁者道之正然學仁不至則何以勝彼之禍仁義者哉記者因孟子深闢告子之非而懼吾儒之不自力於仁義以勝之也故既引杯水之喻矣又述孟子之言曰吾儒所以別於異學者仁也雖然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必也舉而勝之行而至之然後可以伸於異學之上若苟慕夫仁之為（口氣得）美而已則種之美者莫如五穀粒我烝民馨及上帝誠不可以他種擬也（伏下）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粃誠不可與五穀齊也然惟五穀之熟者斯為美爾候之至而其實乃完不然則其美不充於內氣

榕村藏稿　孟子

之厚而其香始升不然則其美不揚於外不熟之害蓋有荑稗之
不如者矣今夫為仁者亦有熟不熟焉苟狥乎其名是無實也何
以收仁之功也苟遵乎其途是無成也何以極仁之效也於是不
足以高於異學而重為吾道病不猶五穀荑稗之倫乎故在乎蹈
之勉之而行之力凡所謂克己復禮者無弗用也優之柔之而積
之久凡所謂存心養性者無弗至也夫然後仁之熟也可期而仁
之道也信美矣君子惡夫邪之亂正也故寧為聖人而未至而不
敢以榮華小成者自安然憂夫正之未易以勝邪也故既體天德
以為心而尤必以任重道遠者自勵夫若是其熟且美則彼莠之
驕驕而且助之長者安得進而干於吾道乎

通篇俱是論心性之學以闢告子故水火五穀二章非無因而
發者

刘天瑞

五穀者

舜發於畎畝之中　二節

歷舉古之興於困者而推之以為天意焉蓋自舜說以下皆受大任於天者也庸詎知天之降之者必有所以成之哉故孟子述之以勵天下也曰天之於人也哲命賦於其初明命鑒於其後而其中人事變化之不齊者人以為氣之為也非天意也然吾謂天之意實存乎其間吾攷古來之德業勳名赫赫於今者多矣然而舜之未發則歷山之耕夫也說之未舉則傅野之胥靡也膠鬲之未舉則澤中之賈豎也夷吾孫叔百里或罪人釁沐之餘或荒濱窮閻之士世俗嗟其先窮後通者遇之幸君子以為屈極而伸者道

之常然吾以為皆知天之未至者也天之篤生之也厚故其所以玉而成也深天之簡畀之也隆故其所以試諸艱也備勞苦窮困是天之重待聖賢也德脩業進是聖賢之善承天也故不特近世功名之徒窮而自奮而帝臣王佐之材亦若假靈於冥默者以是知天命之性隋於氣質之中雖上知亦必變動而光明不特叔季遭遇之難士多側陋而唐虞殷周之盛亦有播棄於幽遐者以是知大業之起生於藏器之深雖明時亦以迍艱而啓聖彼不知天意者當其窮則戚戚及達則享其富貴榮華已爾已則棄天而天亦棄之非天之不降以大任也其所以自任者輕也

天人相與之際通篇俱極説得精采

舜發於

刘旭如

鬼神之爲德一章

引夫子之論鬼神而道之費隱者見矣夫鬼神之德微而顯故君子之道費而隱也天下有道外之鬼神哉中庸引此繼夫婦子臣弟友之後以語道之極至意謂言人道而至於鬼神微乎微矣豈知微者其迹也而其爲德不其盛矣乎何則鬼神者妙乎物而爲言而鬼神之德則體乎物而不二者也視之無形矣而其所以視者即鬼神也物之有形者以之爲體而不能遺矣聽之無聲矣而其所以聽者即鬼神也物之有聲者以之爲體而不能遺矣惟其

上下節意渾洽

合一而不測是故感通而無間其使天下之人致其精潔承其祭

祀也是人心先有是鬼神也其洋洋乎在上臨之左右質之也是
鬼神旋著於人心也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矣鬼神
何以微之顯若此哉蓋屈伸變化之情狀雖恍惚而難明而天地
陰陽之至理則誠實而不妄以人心之神感鬼神之神者即其以
人心之誠感鬼神之誠鬼神之德惟其誠此其所以發見昭著而
不可揜也嗚呼可謂盛矣抑天地間之鬼神一而已矣無一不體
於吾心而其大者則天地祖考是已天地者體性之宗也祖宗者（實落）
一氣之續也天地祖先與我為體此理之灼見著明者也是故神
祇陟降祖考來格者陟降來格於人之心而已陟降來格於人之

心者感通於一性之誠而已然人心苟有不誠則天地祖宗將有（盡頭語）
判然不與我相屬者此舜文武周所以盡其孝弟仁敬而至於格
天饗帝光於四海通於神明而無所不通是中庸以鬼神繼人倫
而明道之費隱之意也

以此章聯上四章并下三章通看便得立言之指文特洸發

齊明盛服　一節

陳九經之事、無一非其要也、蓋九經者、其規模無所不包、然行之則有要矣、故夫子一一為君指之、曰文武之政、舉而措之、謂之事業、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是故其事之要、不可不知也、夫脩身為九經之首、道德固其綱、已要之齊明盛服、以直其內、非禮不動、以方其外、則德無不脩、而道無不立、可以莊涖而生其恭焉、可以禮讓而成其教焉、由是以尊賢、則去讒所以致知人之明、遠色所以專是好賢之心、又必不殖貨利、以清用賢之路、夫然後為能貴德、而人勸賢不隱其賢矣、由是以親親、則於親之賢者、尊其位焉、於親之親者

鬼神之

重其祿焉以至凡屬懿親無不共其休戚焉夫然後為能親〻而 是

勸親〻

人各親其親矣大臣吾腹心也信之篤則不疑以樹私責之重則不勞以細事官盛任使此所以能成厥功也羣臣吾股肱耳目也不推誠則罔以盡人心不厚養則罔以盡其力忠信重祿此所以共効厥職也時使故謀生之力不分薄斂故終歲之勤有蓄民不各趨於事也乎省事頻則高下有稽餼廩稱則勤惰有警工不興於藝也乎送迎以資其道路之艱嘉矜以酬其嚮慕之意以是柔遠臣知賓至之如歸矣廢絕危亂不乘其難而保存之朝聘往來不愆其期而致厚之以是邦交臣知列侯之載德矣夫是以身脩而家國天下之治次第而舉君其設誠而致行之可也

節〻不為空言猶得制義初意

齊明盛

刘天瑞

至誠之道章

極言至誠之道所以申參贊之指也蓋至誠惟前知故造化之權在我矣此中庸於致曲之學誠者既推之至於動而變化以申盡人盡物之義而又極言之也曰聖人之於天道也能知化以述其事必能窮神以繼其志此非有他端異術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兼朱子鄭康成之說）不累於物者故亦不蔽於物而機之動也先覺不欺於天者故天亦不之欺而事之祥也先見如國家而將興必有禎祥以為之兆矣（亦兼兩意）然或微而難察也不則或左其應也如國家而將亡必有妖孽以示之徵矣然或微而難察也不則或左其應也蓍龜以紹明

而知其意者難且有龜厭而不告猶筮瀆而或不告者矣威儀以定命而通其道者難且有聞見之自生疑耳目而不足信者矣夫（又應兩意）惟至誠則幾動於彼誠動於此不待推測度料而感而遂通天啓其衷神告之故無有遠近幽深而應也如響凡禍福之將至而為善不善者無不先知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蓋其顯（對贊化育）助於造化者必有以幽贊於神明而既（對參天地）與天地合其德則自與鬼神合其吉凶此所以能轉移興亡之運脩弭休咎之徵斂福於身而元命自作聖人贊化育參天地之微妙也固如此夫

以此節為申贊化育參天地之義極有實際蓋自盡性盡人盡物以至贊化參天節節皆有本分實事理雖一而分則殊不可一滚混說

至誠之

刘天瑞

今夫天　二段

極言天地之生物、所以明不貳之理也、蓋萬物之覆載於天地者、以其博厚高明也、而皆不貳者為之、故中庸指言之、曰天地之不貳者心也、而其心之不貳則於形氣之不貳者見之、今夫天高也明也、然此盛言之者也、就一處而言之、斯昭昭之多耳、然使在此而昭昭在彼而不昭昭、今日而昭昭、明日而不昭昭、則其為物貳矣、而天之為物不貳也、八方同視者此昭昭也、萬古常新者此昭昭也、人曰無窮也、而即此昭昭者之無窮也、無窮而高明稱焉、是故日月星辰之高、而皆其所綱維矣、日月星辰之明、而皆其所發

（極切實）

舒矣由是而天施之無方其覆物也豈可測乎哉蓋天之生物寄於日月星辰而日月星辰則天之以不貳而高明者為之也今夫地博也厚也然此侈言之者也就一處而言之一撮土之多耳然使在此撮之土也在彼撮之非土也今日撮之土也明日撮之非土也則其為物貳矣而地之為物不貳也綿亘八荒而名大塊焉同流千古而目大輿焉人曰廣厚也而即此一撮者之廣厚也廣厚而博厚稱焉是故其幅員也長而華嶽河海不容包納矣其根極也深而華嶽河海不足涵負矣由是而地之不匱其載物也豈可測乎哉蓋地之生物寄於華嶽河海而華嶽河海則地之以不貳而博厚者為之也

經文本指是如此

今夫天

雖有其位　二節

行道必備乎德位故雖聖人有時述而不作也夫非至德道固不
行然不得位如孔子者則亦但守從周之義而已聖人之道居上
居下無不宜者以此中庸意謂道固待其人而後行然而時位不
同行道與明道其義一也作者之聖與述者之明其功均也三代
之際聖人迭興以至於我有周制作備矣其人皆有其德而居其
位通其變而順其宜是故道凝於身而行於世設也時位雖值而（引起下句）
非躬神聖之材吾知禮樂未遑而但率先王之舊何則斯道之行
所謂三百三千者其體至大不敢苟作也若夫至德備矣無媿於

聖人之稱矣然或位之不顯而時之不逢則惟保其明哲之身於躬服道而與世偕由庶共守其不倍之節豈敢賤而自專而生今以反古哉如我孔子者德立道明繼千載之統而無與讓見禮聞樂等百世之王而莫能違是宜承文武周公之後而有作於時者也然於二代之典既致歎於文獻之徵而自等於學士孤陋寡聞之列於本朝之制則極稱其郁郁之盛而自同乎庶民近光遵路之歸何則有德無位道在固然也夫其討論斟酌而折羣聖之中訂定刪脩而垂萬世之法豈非所謂備道之至聖哉然而明也非行也述也非作也行在一世而明及於無窮其事雖述而功乃倍於作者矣此聖人之道所以顯晦窮通而無不宜也與

上文說三百三千待人後行何因說到居上居下有道無道止為孔子發其端爾故須連上章一片講

考諸三王而不謬　知人也

主意明白

極言君子之道之至以其所學者有眞知也夫彰往則察來推顯則見隱要不外乎天人之道而已君子學極乎天人之際故其道之貫古今而徹幽明也宜哉蓋中庸既言聖人之道峻極于天而行乎三百三千之內然皆其至德爲之也故君子之本德性以爲問學也必以聖人爲歸夫旣本諸身而有其德矣徵諸庶民而順乎時矣則其道之至也何如蓋語道之宗自三王迭興而制作備矣君子之道法古者也故考諸三王而不謬焉遡道之原自天地設位而禮制行矣君子之道本天者也故建諸天地而不悖焉鬼

雖有其

神陟降於天地之間。必知其情狀。然後可以郊焉而假。廟焉而享也。以君子之道質之。吾知鬼神之其依矣。何疑之有。後聖述作於百世之遠。必握其符節。然後可以垂之不敝。衍之無窮也。以君子之道俟之。吾知聖人之必從矣。何惑之有。夫三王之不謬也。以人事之當然者不謬也。天地之不悖也。以天理之自然者不悖也。是

時講逆折此則順放

以鬼神雖幽乎而不離乎天地。樂則率神而從天。禮則居鬼而從地。天地不違。而況於鬼神乎。君子有知天之學。故其質鬼神也。無異其建天地也。後聖雖遠。而必則乎三王。殷因於夏禮而可知。周因於殷禮而可知。其或繼周者。雖百世而可知。君子有知人之學。故其俟後聖也。無異其考三王也。夫如是而後為問學之至。而君子之道非即聖人之道哉。

時講謂鬼神且無疑。況天地乎。後聖且不惑。況三王乎。正是倒說。

榕村藏稿卷四

考諸三

榕村藏稿卷四　癸巳已後文

大學

物有本末　三節

所謂治國　章

論語

敬事而信　二句

歸與歸與　不知所以裁之

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加我數年　章

歲寒　四章

德行　一節

居則曰　吾與點也

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三句

小子何莫學夫詩　章

子路從而後　章

謹權量　二節

孟子

魚鼈不可勝食也　無失其時

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配義與道

離婁之明　章

孟子謂萬章曰　章

以人性爲仁義　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

食色性也　章

故曰口之於味也　猶芻豢之悅我口

故苟得其養　二節

學問之道無他　一節

中庸

詩云伐柯伐柯　二節

知斯三者　二節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一節

愚而好自用　章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見而民莫不敬　莫不尊親

肫肫其仁　三句

物有本末　三節

明理為入道之要、故大學之教、先格物也、夫物與事之本末終始明然後道中之先後、用力不差矣、然則古之為明新之學者、豈不以格物為先務乎、意謂致思乃作聖之基而窮理實盡性之路彼夫天下之物必有本有末焉物中之事必有終有始焉故必究夫萬物之所以分殊而理一然後識本末之歸窮夫萬事之所以異貫而同條然後明終始之義由是而所先所後有漸進之功無雜施之序其於道也豈不庶幾乎然而析言之有物有事合而言之皆物也古之為學者莫不首於格物盡心焉是故物之在外者則

天下之本在國〻〻之本在家〻〻之本在身物備於我如此也物之在己者則心為身之主意為心之主知為意之主物必有則如此也苟非一〻推而極之使物理無不盡而吾知無不明則亦何以反身而誠得其本心之正而所謂脩身齊家平均天下者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此哉是故物格知至然後德可明民可新至善可得而止至誠者動物之原而明善者誠身之要古之為學者如是夫

格物之說至程朱而精然物有本末一節即是引起此意蓋物事即物也本末終始即物中之理也格之則知所先後而自誠意之下一以貫之矣象山陸子看得融洽未可以同異忽之

朱子解物字亦言事物之理可見物字兼事也章句表裏精粗四字似不如本末終始之為親切然精即本粗即末表即終裏即始也大學除此處別無物字而道理又極完全以此詮格物之義則程朱之意益明而古註涑水姚江之說皆絀矣

物有本

所謂治國章

釋齊治之相因而反覆於立教之本焉蓋惟知家國之無二理故其感之也易動而令之也易從也詠歎三詩孰非端本於家之明證哉意以為本亂而末不可得而治者化之源也所厚薄而無所不薄者風之自也是故脩身之為本固已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則以舉斯心而加彼恩以近推出乎身以加民施由親始教國之不出乎家也尚矣而吾以為欲觀其教之成當先知其理之一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也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也居家慈故惠可移於官也此所謂理一者也康誥所言如保赤子者亦謂保民

之道在誠求而已矣養子不待學而能保民豈必出家而知乎哉夫理一則推心為有要矣而其立教也則有感而化之之妙焉仁讓之風倡於此而興於彼反是而貪戾成俗矣是故言行君子之樞機言有物而行有恒則千里之外應之教之成也不疾而速乎有導而率之之術焉仁暴之行始於上而成於下反是則雖令不從矣是故忠恕君子之大道藏恕於身推以及物則令行而民信之教之成也不亦先言而喻乎齊治之效如此自古國家治亂興衰之故詩人歌之桃夭王化之始也蓼蕭小雅之隆也自鄶以下雖無譏矣然念彼京周者不忘其初故所謂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者其措互相發也君子審於其理之同察乎其機之速而謹之於發號施令之間則所謂不出戶庭而化馳若神者推而措之四海而準矣況於國乎

說孝者三句及康誥節與時解略別尋其文理似當如是

所謂治

敬事而信二句

聖人論治有主敬立誠之德有撙節愛養之道蓋敬而信則事理而人任節而愛則物阜而民安皆本心以出治之要也故夫子為治國者言之意謂治本於心惟其心為純王之心則無時不與國事民依相為周流貫徹者是故敬者德之聚也上則敕於天命下則畏於民喦是其所夙夜而不敢康者也而施于有政則其大者不敢曠乎天工而時幾必戒其微者不敢忽為細行而不見是圖此則帝王所為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之本已信者德之符也無貳無虞而上帝臨汝必誠必一而鬼神其依是其達之表裏而無閒

者也而昭之人民則其常者晝一遵守無自作聰明以亂舊其變
者反覆告喻欲共分猷念以相從此則帝王所為作孚萬邦彰信
兆民之要已何以聚人曰財故積貯者天下之命也必也以無逸
欲於有邦之心達為無封靡於爾邦之政九賦所斂九式所須出
入以度也庶幾中正以通而傷財害民之患不已遠乎何以守位
曰人故人者國之所與立也必也體作民父母之重推為如保赤
子之殷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日昃不遑也庶幾有孚惠心而含和
樂生之象不已致乎蓋惟敬者能信而信則有典有則益以見無
斁之心惟節者能愛而愛則自上下〻益以明一體之意聖人之
論治道也如此
截斷末句只得如此結體

敬事而

刘旭如

歸與歸與　不知所以裁之

聖人思任道者而不能已其裁成之心焉蓋狂簡者任道之器也然不裁則亦不足以至道宜乎夫子思歸之念因之而益切乎若曰吾道之行則與天下公之道之不行則於吾黨寄之此固吾之素心乃於今而浩然有歸志也列邦之無望吾其老於父母之邦乎同道之難期吾其付於吾黨之士乎雖然使吾黨之士遂已立於至道之域無所需於師友之助吾雖未歸可也吾黨之士蓋狂簡者也嘐然而慕古未必遂進於古也以其志大而謂之狂而已脫然而拔俗未必能善乎世也以其累寡而謂之簡而已玩心高

明如鳳皇之遠舉其氣象可謂卓然而可觀不屑細務無塵垢之能攖其風流可謂超然而可尚不謂之斐然成章不可也使知其狂也則知高明者柔克知崇者禮卑而遜心斂志以自抑使知其簡也則知德大者務細行德懋者勤小物而精思密檢以自防斯亦何賴於丘哉而二三子未之知也夫是以志趨可入堯舜之道而未得尚於中行好尚不與萬物同流而未遽歸於道德追琢其章師友之責也化而裁之丘能已於思予

狂簡兩字都有好處都有病處以狂為成章以簡為不知所裁者不穩行不掩非說簡字　郭尔傳

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論仁者之心一而不分者也蓋為其難而獲者參焉則心二矣先難後獲仁者之用心固如此想其告樊遲曰明此理於心之謂智體此理於心之謂仁是故智者之務民義當務為急者也夫仁者亦惟肇脩人紀而不息於誠焉已矣智者之遠鬼神求福不回者也夫仁者亦惟絕遠功利而無動於中焉已矣孳孳於德之進將以求吾性分之所固有也乾惕朝夕可不謂難乎然而性分之內不容一物苟雜以歆羨之心則非所謂順帝之則也有其為之必見其成而君子不以紛吾志焉勤勤於業之脩將以盡吾職分之

所當為也匪懈夙夜可不謂難乎然而職所當然於物無與苟參以期望之意則非所謂奉天之命也有所感者必有所通而君子不以亂吾心焉是故其在我者難則必獲理之常也而君子後之自如也其始也雖難而後易其終也雖裕而不設默運夫損益之機而其為德也純矣其在外者難而未必獲亦理之常也而君子後之亦自如也於己也自責而自脩於物也何思而何慮冥會夫屈伸之感而其為性也定矣如是以為學是以其功則日新而不已其心則貞一而不二所謂仁者固如是夫

以崇德脩慝辨惑章對照可見先事後得是凡事皆然非但以行道而得於心為得也

仁者先

刘旭如

加我數年章

聖人思卒業於易以身體易者也夫惟以身體之故學之而可以無大過必假年而卒業焉易之未易學也如此蓋夫子晚而好易故深嘆易道之無窮也而言曰諸經莫大易書而學易存乎德行丘也少生宗國而喜韋編易象之存長歷諸邦而更險阻憂患之故始嘆聖人之開物成務者如彼其至而吾人之進德脩業者如此其疎也居省象辭動察變占而未能通於神明擬之後言議之後動而未能成乎變化夫是以惟日孳孳焉思望道而未見終身惕惕焉求寡過而未能也必也天假之年而以究吾業以成吾志

榕村藏稿　論語

乎○則○於○無○大過也其庶幾乎○凡人遊於吉凶悔○吝○之○途○而○聖○人○要○
之○以○无○咎○者○蓋○言○凶○不○可○犯○也○吉○不可希也○惟○謹○於○悔○吝○之○萌○而
憂○焉○震○焉○求○其無疚於○心○而○已○矣○由○是○以○趨○吉○焉○順○天○之○命○也○由
是○以○避○凶○焉○畏天之威也○察○乎○天○道○人○事○之○幾○而○存○其○神○此○豈○口
耳○之○粗○哉○入世則有譽懼○凶○功○之○位○而○其○道○歸○之○於○補○過○者○蓋○言
譽○非○所○干○也○功○非所幸也惟試於凶懼之艱○而動焉忍焉確乎不
易○於○世○而○已○矣○由○是○譽○之○來○也○若○寵○辱○之○驚○功○之○至○也○如、凶、事、之
益、因、乎、乘、時○處、位、之、宜、而、盡、其、理、此、豈○朝、夕、之、故、哉、嗚○呼、此、吾、之
所、以、居、安、樂、玩○而、不、知、老、之、將、至、者、乎○舉、而、措、之、天、下○雖、河、不、出

圖、而、吾、斯、已○傳、而、授、之、吾、徒○亦、庶、乎、文、王、既、往、而、文、在、茲○是、故、八
索去而十翼脩皆夫子暮年事也○聖人之不苟於言易如此○況學
者乎○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講無大過處用此意

加我數

歲寒章

聖人思守道者而託物以喻意焉蓋守道之君子世變不能亂也不猶松柏之後彫於歲寒者乎夫子意有所感也故託之而興慨

雖似

同人之所以自守者道也而其所不能自必者時也雖然人知道

非題正面卻是題之正意

之有需於時而不知時之實賴於道何則時之隆也非能自隆也

說得關係

道其先此而為之兆矣則時之汙也不能終汙也道其後此而留之緒矣不見物之有松柏乎其蟠根也深異乎凡植之孤懸浮寄者也其立榦也堅異乎百卉之柔條輕枝者也松柏之生翹然不同然非歲寒則亦莫之知耳逮乎歲云暮矣無木不萎而蒼蒼之

色不改焉然後知天地之生意獨託此以存也冬日淒淒百卉具腓而挺挺之操長在焉然後知性命之眞精不與時俱歇也蓋松柏於是時非能獨榮也不彫焉而已枯菀隨化而堅貞可久則若見其常榮焉如松柏之有心古所以喻獨行守禮之士者其以此夫且松柏之閱歲非眞不彫也後彫焉而已舊葉未謝而孫枝已繼則若不見其彫焉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古所以喻守先待後之人者其以此夫時不能有長而無消而前此造化不息之陽若有所寄物不能有興而無廢而後此天地來復之心若有所開吁吾故於松柏而獨有感也

題意只是如此但要講得幽靜和平勿要說得悲壯慷慨却不是絕辟寒巖本色也

歲寒

鄭尔傳

德行 一節

聖門之所造因其事而紀其人焉蓋自顏淵以下其學之成皆門人之所重其從夫子之篤又門人之所欽故因夫子之歎而紀以傳之意謂凡人既見聖而不克自成者無立者也與聖人遊而不能自堅者無志者也從我陳蔡之嘆夫子豈無為而發哉追攷其人則皆極吾徒之選者蓋夫子之設科也立德立言立功而且述先王之典憲故諸子之成業也有守有謀有為而又聞夫子之文章以言乎知德之深制行之粹也顏氏子其庶幾乎如閔子如伯牛如仲弓則皆以仁孝著聞者也言與行相後先辭之不可以已

也若宰我若子貢其應對而裕者乎學與仕相表裏用之不可不豫也若冉有若季路其從政而優者乎至於言語之成章者謂之文而知德知政必由乎學焉游也夏也南人之秀為之最而北方之學莫之先淵源所漸此其無慚乎哉諸子者其業皆能自感於時其材有以自通於世然而得聖者為依歸初不顧乎其外從師焉以終始卒不避乎其艱此其志所以可貴而能所就卓卓如是宜乎夫子之思之也

須收到從陳蔡方可破十哲之論

郭尓傳

居則曰　吾與點也

諸賢有應時之實學狂士有求志之真趣夫由求與赤所以酬世知者豫矣點則若無意於世而志有在者故夫子深與乎其言焉嘗謂聖門之學欲行義以達其道者也而達道之本則必隱居以求其志者也是故其道之所就視乎其志之所存夫子所以考四賢者固曰或知爾則何以也是以用世之具而言者也子路之才能承乎危亡之國而振其義勇之風可謂優於救時矣然而夫子哂之則似未與之焉求則繼由而僅志乎足小國也蓋習聞乎庶而富富而教之訓悅夫子之大道而力未足也赤則繼求而又志

乎為小相也蓋習聞乎由也進求也退之言文勇藝以禮樂而折其中也維時夫子無言則亦未知其所與焉點先以異撰請明己之心未欲應世也夫子許以何傷謂吾徒之志各有所懷也是故子路見之為感時之肅殺點也見之為撫景之熙和求也與思乎五六十六七十之邦點也睠懷乎五六人六七人之侶赤也禮服雍容而揖讓於朝廟之閒點也春衣逍遥而詠歸乎風泉之側點之撰誠異矣其與酬知之問若不相似然者然而志有所存則不急於顧外心有所樂則無閒於目前吾斯未信狂者有其意而氣象則殊用之則行狂者未有其具而規模則一適有契於夫子之心故不覺形為喟然之嘆其意深哉

於程朱之意道得著又不為言者張皇

居則曰

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三句

語大賢以爲仁之要、驗之天下而可知也、蓋有己焉則與天下隔矣、克己復禮所以爲仁、以天下之歸仁驗之也、顏子幾於無我者、故於其問仁而夫子爲之直指其要曰、仁者人也。不離乎己身而存。然仁道心也。而有人則有人心。故又常緣乎己身而蔽。是故、子欲求仁也。以克己爲要而已。而其克己也。以復禮爲歸而已。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其在於人。則精神心術之流。肌膚筋骸之會。無斯須之可去也。誠能敬勝怠。以撤其氣之昏。則閑邪而存誠者。禮之本也。而天地之心。所以藹然而來復者此矣。

義勝欲以絕其形之累則稱物而平施者禮之用也而大公之道所以盎然而流行者此矣以是為仁仁豈遠乎哉夫人惟梏於己也故失其本然之心而與天下不相通惟悖乎禮也故失其同然之理而與天下不相應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己之心正而天下之心正蓋有不言而喻者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莫不動乎人心而不自知己之氣順而天下之氣順蓋有不疾而速者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莫不好是懿德而不容己君子雖無心於人之歸我仁也然而仁為天下之公長人之善者則於是而可驗吾之為仁外克己復禮而無他術者亦於是而可決矣吁夫子之告顏子可謂一語傳心之要者與

敬勝怠義勝欲恰是克己確疏

子曰克

刘太瑞

小子何莫學夫詩 章

勉人以學詩而言其益欲學之者知所以求諸詩也夫誦詩三百而於我無與焉者非學也惟善學者其益無方故夫子歷言之若曰古之教冑子者欲移易其氣質而薰陶其德性於是乎以詩教先之而歷代四術皆以是稱首焉小子之在吾門誦之者多矣未必知所以學之也何不諷詠焉以求其得涵濡焉以驗其進哉詩之義有六興感其深也喜怒哀樂動於中而性術形矣觸發之機蓋有莫知其為者乎詩之體有四觀風其首也貞淫淑慝形於物而鑒戒具矣省察之効蓋有近取諸身者乎其常也多聯情以厚

學字著眼七句節節須把此字討勤不然則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者

俗故兄弟婚姻無胥絕遠而非相爲比也綢繆不解之心也其變也亦寫憂以冀悟故男女詠歌各言其傷而不若是慹也有孚發若之義也人倫之大邇者曰父遠者曰君大學之教宵雅肄三以爲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誼非忠臣也太師之職采詩夜誦無非與人子言依於孝也與人臣言依於忠也學詩焉而不能事其君父者吾必謂之未學也至若鳥獸草木之名微矣然而物理之於人事相切者莫匪性命之精而物情之與人心相感者每在意言之外多而識之爾雅蟲魚云爾哉本之興觀以啟其端歷之羣怨以體其實要諸君父以立其極類之名物以博其趣小子一學詩

而盡得之矣。

小子何

子路從而後章

聖賢之存心於隱者、欲以義維道也、夫道既不行矣、然義存則道猶未廢也、彼隱者何足以知之、蓋自夫子皇皇列邦、不獨君卿大夫不諒其心也。山林之士、聞其風者、猶相病焉。曰、從政者殆矣。滔滔者皆然矣。是其未知道之不行者與。何為求仕如此其急也。是故楚狂辟而不言。沮溺問而不告。蓋并所謂交接者而慢之矣。惟荷篠大人者。雖譏且誚。而感乎子路拱立之恭。既留而宿。而因有見其二子之敬。此其猶知長幼之節。而可語夫大倫者也。倫莫大於君臣。而君臣者非苟焉相遇以富貴其身者也。蓋以行道為義

劉天瑞

者也夫以行道為義則道之不行而義斯止隱者之見未嘗不是也而君子以為無義何也蓋曰行義以達道者固君子欲及時之心而存義以存道者尤君子不忘時之志是故道之將廢而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閒身之不容而不敢屑屑為自安之計君臣之義也而實天地之心也道之消長在一時而義之興廢在千古道雖不行矣而大義明焉庸詎知其不行於他時而若之何廢之是故彼愛其道我愛其義知道之不行而行義者固道也惜乎其不樂聞君子之論而逃之早也

義道兩字分明然口氣轉折未備

郭尔傳

謹權量　二節

政行而心歸周之所以代殷也蓋政不行則治具不張心不歸則治本不固兩者得而王道舉矣周家受命豈偶然哉自古帝王之統一天下也必有所為維持而不敝者焉必有所為固結而不解者焉是故一中建而百度貞曆數定而謳歌起若夫我周之承殷也則尤舊政刓弊人心渙散之日也夫聖人之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日星為度而又月以為量四時以為柄故時月正日與律度量衡於庶政實相經緯焉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是萬事之本也舉而措之存乎法道一風同其可紊乎推而行之存乎人天工人

代其可曠乎是故、權量謹而法度可得而審也法度審而廢官可得而脩也革命者已日而既孚申命者隨風而屢渙以至於今而千八百國混乎車書三百六十輩然方策雖萬世通行可也况當日之六服承德者何如哉且夫武王之伐殷也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封堯舜之後下車而又封夏后氏之後投有殷之後故王業之新與明德之舊於人心實相維繫焉作賓王家與國咸休是萬年之基也推之卿大夫則有世家功德在民可殄其祀乎推之側陋則有遺逸道德在抱可棄其身乎是故滅國興而絕世隨以繼也絕世繼、而逸民隨以舉也一則公天下以為心一則相夾持以為勢以至於今而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蒹葭之守周禮榛苓之望西方雖弈世不忘可也况當日之萬姓悅服者何如哉吁此有周之王也

興朝規模說得出

謹權量

魚鼈不可勝食也　無失其時

畜產與五穀俱著政之所必講也夫穀既裕矣由是而魚鼈草木咸若焉由是而桑柘雞豚相望焉缺一其可哉昔者田功有官矣而虞衡之司並設井牧之制既興則中田有廬植畜備焉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當其恒產之未遑也則川澤山林之利與民共之官為之厲禁焉以蓄其饒民令之時取焉以資其用當是時未言烹雞執豕而魚鼈膾鯉可以嘉賓焉可以薦寢焉未言獻蘋承筐而伐木取材以象大壯焉以象大過焉用天地之自然而其益無方裕食貨之根原而民生斯厚豈獨倉廩盈溢為王政之行

哉雖然取於野者不如其取於家公於衆者不如其私於己恒產之制也百畝之外人授以官之五畝馬廬於斯則有牆而桑桒可以種蒔其閒植於斯則有陰而禽獸可以棲息其下辰馬既見而浴室有專功星鳥方殷而桀牢皆孳尾無俟取斧斨以伐遠無俟操網罟以臨淵而連陌比屋景相蔭而聲相聞者豈不充然衣食之資乎哉然雞豚者魚鼈類也桑者林木類也其本則在百畝之田終始乎不違農時以為要而已

恒產未遑川澤山林之利與民共之此句是緊要話頭

郭丕傳

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

以仁術發明君心而為之申其說焉夫不忍於牛而忍於羊者見未見之異爾於心無害而事可行故曰仁術也意謂王之以小易大既有傷於國之體隱牛之死而殘羊之生又有傷於心之仁臣今以為無傷者何哉蓋心之為體廣大涵覆而不窮而心之為用變化權衡而無迹釁鐘者禮也因禮殺牛而不忍之心窒矣王則不欲其窒也惻隱者心也因心廢禮而宗廟之典隳矣王則不欲其隳也轉其機於心之所安審其用於物之所適恩洽乎牧人之羣義擧乎鳧氏之職是乃王之仁術妙乎事焉而不自知者也而

又何傷乎夫羊亦牛類也宜在王仁之中者也臣以羊易為仁術者固自有說蓋天地之心無息不流而以日月之所至為榮枯人心之量無所不周而以耳目之所及為先後使王所見者羊焉則亦不忍於羊矣王之仁固不隔於羊也使王所未見者牛焉則亦易之以牛矣王之仁固不滯於牛也易地以觀則所以施之牛羊者各得並時以處而牛羊與我俱無憾也非仁術其孰能與於此吁孟子之言義以為有庸敬焉斯須之敬焉然則愛民者庸愛也愛物者斯須之愛也雖斯須而全體露焉大用行焉要在識仁義之端而推廣之爾

發得孟氏意思出

是乃仁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配義與道

大賢養氣之所得既形容之而又指其實也蓋氣曰浩然非塞乎天地不足以形容之然指其塞之之實則惟其配道義以並行而已昔勇者任氣以不動其心異學外氣以不動其心外氣則不知氣為吾氣任氣則又不知吾氣為浩然之氣其所目為氣者既非故其所以養之者亦未善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其所以度越諸子者乎逡丑求浩然之說而孟子答以難言者何也氣固吾氣而至於完其所受之正充其所極之量則必及之而後知體而有之而後明也乾大坤廣其氣之體乎乾直坤方其氣之用

吾字著眼與下天地字相應

乎。剛大者天地之本也。人之所受以生者也。苟能順養其本然而無虧喪其所固有。則吾之氣固與天地合矣。豈不充塞於天地之間而可稱為浩然矣乎。雖然天地設位而氣行乎其間者非虛行也。蓋道義者本然之妙。而氣者所乘之機。其在於人則存存之性為道義之門。而正大之情極剛壯之動。夫氣蓋道義之所能使為功也。若道義則非氣之所能使為功也。然非氣則無以神其功而道義或幾乎息。然則盈天地之間者道義也。而氣實配之以為際上下貫古今而浩然充塞豈不信哉。吁孟子於善養之後而自言其所得。不離乎形色之云為而發揮夫天理之大用。故曰難言也。

以配義道為充塞之實際非時解分體用之說

我善養

劉天瑞

離婁之明章

詳言政治、為非先王之道者戒也、夫先王之道、循之則治、反之則亂者也、非之者可謂能事其君者乎、若曰今之言治以佐時者莫不曰由吾之道。可以强可以富。彼之動引先王者皆學古而不適於今。且不量乎君之能行否也。吾以為此非興治之術而實大亂之道。何則、先王之道。如規矩然。方圓之至也。如律呂然。中和之極也。故非規矩則離婁之明無所施。非六律則師曠之聰無所用。非仁政則堯舜之道無以行。雖有仁善之心。不能合法也。詩所言不愆不忘者是已。故目力既竭焉而必繼以規矩準繩之施。耳力既

竭馬而必繼以六律之用心思既竭馬而必繼以仁政之行。雖本於精神之運不能無因也古所稱為高為下者是已彼之非先王之道者成於不智而始於不仁何則有其心則有其政無其政者無其心者也是故自其無道揆而不信道也則謂之無禮自其無法守而不信度也則謂之無學以至犯義犯刑者衆也而賊民其興矣當此之時方且以城郭甲兵之强田野貨財之富自侈而烏知國之喪也無日乎嗚呼此非君之過而事君者之過其心以為是何足以言王道也云爾不恭不敬之極不仁之至也先王之道幽厲傷之非道亾也幽厲不由也吾以為其臣實甚泄泄沓沓之詩非由此而興哉

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與此章後半正互相發收處透切言之

離婁之

劉天瑞

孟子謂萬章曰章　其二

教賢者論古而以友道明之焉夫惟知人者能友人則非論世而知其人者烏足以尚友千古哉蓋萬章好論古孟子欲其知所以論也故教之曰學莫大於稽古事必切於身心是故居今而論古人者將以友古人也友古人非易且以並世而明之賢人之生何地蔑有自一鄉一國以至於天下所稱善士者往往不乏也然必已為鄉國天下之善士而有以握其槩然後能友鄉國天下之善士而有以定其交何則已為善士則知人者明而論人者審也若夫友天下士而有遴然不足之心旁搜遠討論古人於千載之上

斯字清出

者豈非欲友古人於千載之上乎此其托志誠高取友之道誠大然必何如而後可以謂尚友哉頌其詩矣而或有以文害辭以辭害意之病讀其書矣而猶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微是故徒頌讀而輕立論無益也必也知其人而後可以立論必也論其世而後可以知人至於能論其世則古人之所處若置身於其間曠代之所感若寫心以相示彼之流風餘韻可以為百世之師資而我之心契神交無異乎同時而親炙是可不謂之尚友者乎今之為士蓋有終日晤對而尚不喻其心不知其人者何暇邈然於千載之上哉

見得章意是如此

孟子謂 其二

刘介凡

以人性爲仁義　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

異學外仁義於性大賢就其說折之焉夫順人性而爲仁義非戕賊杞柳者比也告子比而同之過矣昔孟子言仁義於戰國之世蓋閔夫人之有性而戕賊者多也而不知者反以聖賢之教爲化性而起僞是故楊墨學仁義而偏焉猶未至於高譚性命而以仁義爲不足爲也如告子者乃創爲杞柳桮棬之說今夫山有木工則度之矯揉之巧生於曲直之性則謂杞柳桮棬非二物未嘗不是也然而告子取喻之意則不然彼謂杞柳無所煩於雕刻之功而桮棬則已離其本然之樸今之服古行道者於仁義幾矣而以

言識性未也。不猶之寶貴桮棬。以為乎澤存焉。而忘乎有苑之既彫者乎孟子曰、吾之言仁義也是人性有之者也子之言仁義也以人性為之者也人性有之則但加以雨露之滋扞其牛羊之牧而杞柳已蒼然盛矣以人性為之則且重以斧斤之伐施之剝斵之苔而杞柳已居然離矣是故、有桮棬而杞柳亾未聞有仁義而性亾者也無桮棬而杞柳無所傷未聞無仁義而性無所喪者也充子之說是性失而後有仁義非戕賊人以為之而何哉嗚呼、桐梓之生梧檟之養順之而已矣取而材之謂之器制而用之存乎法則桮棬亦非杞柳之所無然告子則以為是淳澆樸散之原是其引喻失義以塞仁義之路者不可不辨也是故其喻杞柳也以戕賊其喻水也以決至其言性之本也則蠢然一犬牛之生而已明白

以人性

食色性也章

與學言仁義之失大賢發其本心而已夫既不知仁義之為性則非言論之差而心術之病也故不折之而返叩之庶幾愛敬之良有以思而自得之爾昔告子既以生言性矣然有生必發於覺而有覺必動於物故以食色為性而姑且目仁為內謂仁之有所貪愛近於食色也於義也則終外之謂義之純乎勉強無與性生也孟子於此不折其言仁之粗而且喜其知仁之內故第問之曰何以為義外也使之知有義則知仁也愈切矣告子乃以白喻長而謂長之無有乎差別其根在於以白喻性而謂性之無有乎區分

也孟子詰之以白長之無異而人馬之不同亦猶曉之以性生之無殊而人與犬牛之各別也然且隱其敬之說而第問之曰長之者義乎蓋恐其并敬而外之則本心亾矣告子又以愛弟而不愛秦人者言內長ゝ而兼長楚人者言外夫其視秦人而不加喜戚於其心則其言仁也已非混荊蠻而一如齒讓於所尊則其言義也尤外然方欲其知義之內則義之權衡輕重未可遽論也但以嗜炙之無異者詰之因其以食色為性者通之庶乎知長之ゝ心之非外而義行乎其間矣然彼以楚長言義折之當曰嗜楚人之炙也今曰嗜秦人之炙則以見夫秦人之炙可嗜即秦人之弟亦可愛使告子思而得之則不獨知其義之失而且識其仁之偏何至於顛倒迷謬而不反也哉吁聖賢之於異學其惓ゝ啟悟如此

當日立言虛實隱露之間極周旋得到

食色性

故曰口之於味也　猶芻豢之悅我口

以人體證心之同所以明聖人之同類也蓋口耳目之好既同則心之好必不異我思聖人實獲我心焉耳若謂聖人者閒世而生是其為聖必有獨異於人者吾以為與我同類何哉蓋天之生物也形具則性具而人之超然異於羣生也形全故性全人也者其陰陽之會天地之中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乎是故口之於味同也推之耳目之於聲色亦同也何獨至於心而疑之心之所具者性欲知心者求之性而可矣性之所發者情欲知性者求之情而可矣懿德之好同乎不同乎不同乎不得謂人心之無共好也是非之公

同乎不同乎不得謂人心之無公是也心之有同然也信矣同然之在於理義也明矣彼聖人者理之盡而義之至也然亦因人心之迷也而先覺之不得謂理之外有所加因人之喪也而先求之不得謂義之中有所過何則聖人亦人也與我同類故也吾謂易乎先得我口者以人口之同悅乎芻豢也然則聖人先得我心非人心之同悅乎理義而何哉是故口耳目小體也心大體也人心道心固分焉而知其所以異然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形色天性尤可合焉而證其所以同噫孟子之辨性也精矣

犬馬之與我不同類自其耳目口體而分故其心性亦異禮運

董子皆察言之不可以喻言看過

故曰口

故苟得其養　二節

心貴得養其道在於常存而已夫以山木喻人心則消長之幾可
識矣然則存其心以養其性豈非為學之至要者與孟子論人心
放失梏亡之由至此謂夫仁義之心人所固有也然所乘之機足
以變其本然之妙故人心之危有以成其道心之微是故日夜所
息者暫焉之養也平旦所發者暫焉之存也而滋息之效不可誣
也旦晝之所為向之所養者失矣反覆之所梏雖有存焉者寡矣
其剝喪之由又大較著也觀乎天施地生其益無方而傾覆栽培
惟物自取消長之見乎物理者豈獨人心乎哉雖然得失判於須

臾之間而勝負決於微芒之介物皆然而心為甚則以物也者以

（無物兩字與惟心兩字相呼應處醒）

形用者也心也者以神用者也一息之操神斯在焉非猶夫物之勃然而生者猶遲以氣候也一念之舍神斯去焉非猶夫物之漸焉而落者猶需以歲時也出入內外無常孔子以為惟心之謂者此也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心之至神也而因以寓夫至變之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是心之至妙也而遂以成其至危之勢必也不舍晝夜而成性存存出入以度而內外知懼則庶乎心道有長而無消而所以事我天君者在是矣

神明不測似乎贊心之神妙而本意則是發其危微講處極須斟酌

故苟得

刘載公

學問之道無他　一節

約言學問之指欲人知求心之為要也夫學者學為仁義者也心放則失其仁義矣舍求心豈別有學問之道乎哉若曰仁義者人性之德而具於心偏言之則仁心也義路也專言之則仁義無非心也自人有心而放之於是乎有學問之道夫學問之道亦多端矣學博聞多所以廣其資也而非以夸多而鬪靡也言教動法所以踐其迹也而非以為人而徇外也其道無他焉歸於求其放心而已矣蓋心非虛器而所性之全體在焉自人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知性以知天矣非性本昏也馳於外者昏之也聖人欲人之明

榕村藏稿　孟子

其昏則有講習之益有思辨之功一旦而豁然心通焉則有以知
其性分之所固有而非至自外矣自人不能存其心則不能養性
以事天矣非心本失也役於物者失之也聖人欲人之救其失則
有踐履之方有持守之事一旦而沛然心得焉則有以循其職分
之所當為而無所事勉矣是故知心為學問之本也則惕然朝夕
常惺惺而不昧此尊德性以道問學之道也而離心則無以為學
知學問為求心之要也則日月就將常日新而不已此明善以復
其初之道也而舍學則何以事心乎哉吁聖賢之言學固如此

題有兩說後段只以一意貫之乃學語孟庸總匯處

詩云伐柯伐柯　二節

道即人而在故推心為近道之要也夫治人者以人以道之在人
故也忠恕非人心之同乎而道在是矣夫豈遠乎哉中庸既以費
隱者明索隱之非矣又引夫子之言不遠者闢行怪之妄若曰道
之體出於天性之原故道之用不外乎人情之至是故天之生斯
人也有物有則者也使其則不在於人而在於外則必擬而議之
以求其合比而度之以求其似道之云遠我勞如何矣伐柯之詩
之言不遠者似也然君子以為猶未足以喻道何則有瞻顧之煩
無心手之應是以柯伐柯者之未泯乎彼此之形未若以人治人

者之初無有乎離合之迹也使人自易其惡而去其所本無使人自至於中而完其所本有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道之不遠人者信矣今欲知為道不遠之方則必察乎求仁莫近之要忠恕者人心所固有也忠之用行乎恕故知恕則知忠恕之事見乎人已之間故察人則知已是故不善者善人之師橫逆之來君子必自反也以為倒而用之彼之失則也聖人者人倫之至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以為順而施之乃見天則也強恕而行則即乎人心之安至誠以動則全乎天理之正苟非道之不遠於人也何為為道者不外乎一反身而得之哉是故棠棣之詩不思而以為遠伐柯之詩以為不遠而猶涉乎致思君子知道之在我故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矣何以行怪為

今人說違道不遠與道不遠人口氣寥闊不相聯貫且從違道不遠上推出忠恕未是自然之道然則道不遠人亦在離合之開與伐柯者無異矣捨却對針線路而尋別節旁枝安能使經意愜洽

知斯三者 二節

明脩己治人之無二理列其經而可知也蓋脩身者以三德脩道而已推之家國天下皆道也脩身以舉政其理豈有二哉告君意謂為政之道多端要皆一心之運而人倫之推也特患三德之未建而未知所以脩身焉爾誠於進德之要而知之乎則其體之於心也理無不明而誠無不格措之於倫也知無不周而處無不當治人之理固在乎治己之中矣治天下國家之理不出乎治人之外矣何則天下國家雖大而統之以達道則無餘也治天下國家之道雖廣而行之以達德則無異也是故為天下國家之經有九

詩云伐

榕村藏稿 中庸

皆由身而施也則脩身其本矣脩身之道以親親尊賢為務者仁不可疏義不敢褻也治天下國家之道又以尊賢親親為先者聽明有以自助而枝葉欲其相持也朝廷之上有公卿大夫士焉賢之類也天工惟人其代而可不有以敬之體之乎遠近之衆有農工商旅焉親之推也國所與立者民而可不有以子之來之柔之乎至於諸侯自有天下者視之則君臣也而有伯叔甥舅之恩自有國家者視之則友邦也而有懿戚昏姻之好懷之之道又安可薄哉是則仁義行乎域中不過達德之舉而措而尊親徧乎四海亦無非達道之廣而通脩身立政其為同條共貫也審矣

九經俱是達道從來講者未明暢

知斯三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一節

行政有經先脩其身而次第舉矣蓋政之行也自近而遠故以脩身爲本然後無所處而不當聖人所爲備列之以告君也意曰治天下國家之理知脩身則無不知爲天下國家之事能脩身則無不舉是故凡爲天下國家者蓋有九經焉其要首於脩身則達德之主也其目必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則達道之推也夫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不脩身其可乎自其身之所以脩則親親以爲行本焉然後尊賢以爲德基焉自身脩而施於有政則尊賢以沃君心焉然後親親以蕃王室焉此三者其綱也而於是在朝則有大臣

榕村藏稿　中庸

有羣臣敬之體之尊之〻屬也惟后非賢不乂是由君臣之義而等之者也在國則有農工有商旅子之來之柔之親之〻屬也元后作民父母是由父子之恩而廣之者也統天下而分理之者曰諸侯自有天下者視之則君臣也自有國家者相視則兄弟友邦也祀明德則無數篤本支則勿替周道尊〻而親〻懷諸侯焉其終哉蓋九經卽達道之流行於天下而其以脩身爲本卽所謂以達德而行達道者也君能知所以脩身則舉而措之爾

郭尔傳

愚而好自用章

聖人自處於述者分在則然也蓋禮樂非德位兼隆者不敢作也夫子從周其卽述而不作之志與嘗謂道之大用待人而行是故居上者以作爲行而不敢驕也爲下者以述爲行而不敢倍也吾夫子非備道之聖人與然嘗以自用自專爲譏生今反古爲戒何則德者脩明之本也時位者制作之因也非有至德至道不凝然非得位乘時則所謂待之而行者可不審所自處哉是故自天子言之制禮爲大繼之審度繼之以脩文教化之所以一也自天下言之守度爲先進之而習文進之而敦行風俗之所以同也禮

度文皆禮樂也議禮制度考文皆作禮樂也彼有位無德者猶謙讓未遑況有德無位者哉若吾夫子得夏時焉得坤乾焉雖杞宋其微矣然心通者直契乎禹典湯刑而上然而問樂於萇弘焉問禮於老聃焉雖幽厲亦傷之而夢寐者常存乎文謨武烈之間乎居所謂不敢自用自專而反古者於是有徵矣以至於今吾人尊夫子者以為其事雖述功倍作者豈知夫子之因其分位以脩其職是亦道所當然而兢兢於不倍之義者也聖人之道豈以窮達而間者哉

須如此說方與上章意相融洽不可摘不倍一義為說而忽其所以說之意也

愚而好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以德語天地而分合言之焉夫德一也分言之則曰小德合言之則曰大德也物與道之無窮者其不統於此乎中庸以為觀聖人大用之有本必觀於天地萬化之同原是故物之並育不害也非物物而刻而雕之也道之並行不悖也非隨時擬而議之也蓋天地之性曰德而天地之德曰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皆至教也五氣順布萬品流形一太極也然自其德之發見者言之則謂之小德其在於物則各正性命者也其在於道則流而不息者也蓋乾道變化而錯綜經緯至賾而不可亂殆如川之流而派別支分者乎

自其德之蘊畜者言之則謂之大德其在於物則保合太和者也其在於道則合同而化者也蓋乾元統天而幾微易簡至大而不可窮殆所以敦厚其化而為之樞紐根氐者乎是故聖人之道與（總收）發育萬物者同其用蓋雖萬殊而皆一本之分川流所以有委而有源也（至誠盡性以下數章意）至誠之性與於穆不已者同其體蓋雖沖漠而有萬象之備敦艮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不知仲尼之道之所以大者觀於天地而可知矣

用語精切前後更補講說所未到

郭尔傳

見而民莫不敬　莫不尊親

至聖及人之效無遠不暨者也夫近其光者敬矣信矣悅矣聞其名者猶且尊焉親焉德之及人者如此何其盛哉嘗謂萬物受天地之精氣而聖人得人心所同然是故聖作而物覩者各從其類也德感而風流者其感以天也出乎身加乎民立驗於樞機言行之闡發乎邇見乎遠無聞於光天海隅之外以身見焉則威可畏也儀可象也莫不敬也以言教焉則意可喻也誠可感也莫不信也以行率焉則義可服也道可師也莫不悅也至聖之感人心如此雖然此特其親炙之者耳至於聞其風被其教而沐浴涵濡於

聲名之下則聖人之明德遠矣自中國以逮蠻貊履險涉川舟車可至者也不然繩行梯接人力可通者也人力或有所未通而明明上天無偏覆也茫茫大輿無頗載也天地或隱於覆載而日月之光環而周也霜露之濡溥而零也此亦窮荒極遐而非德教所加者矣然而其受血氣同則其所稟之心知亦同雖幽暗阻深而一耀乎光明則風氣漸開雖殊尚異俗而心慕乎聲華則彝倫攸敘含智之民既皆識所嚮望而瞻依肖翹之物亦若為之延頸而跂息尊親之理蓋與近而敬信悅者同也非夫德之休明超人類以立極者安能使道化流衍如此其盛哉

此章承仲尼說故須如此作。經書言句疊絫皆有次第言天覆地載盡矣然人所指覆載以目所見定耳旁下豈無人物日月則有升沉無明晦也故須云日月所照日月循天中而行溫煖孳生萬物如周髀所言兩極之下日月已微嚴霜寒露所鍾然亦莫不有人物焉故須言霜露所墜

肫肫其仁 三句

中庸贊至誠之心體而極其形容焉蓋無倚者至誠之心體所謂中也以肫肫淵淵浩浩贊之盛德之形容固如此中庸之言至聖蓋仁義禮智發而中節其盛至於如天如淵此其用之可見者也若夫至誠之體則豈易言哉夫用之時出之謂和而體之不倚之謂中中也者心之德性之源而命之理也是故自其心之德之盡也則至誠之仁也天敘有典莫非性所固有也天秩有禮無一事之非仁也聖人體仁足以長人凡所以惇之庸之一皆其仁之所周流而仁之在中者不可見也吾知其肫肫然懇至而已自其性

見而民

榕村藏稿 中庸

之源之定也則至誠之淵也湛然至虛而立天下之有焉寂然不動而通天下之故焉聖人洗心退藏於密凡所以神明變化一皆其淵之所盎溢而淵之蓄者不可窺也吾知其淵淵然靜深而已自其命之理之勢也則至誠之天也沖漠無眹而聲臭之俱泯焉範圍無外而方體之難名焉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凡所以包涵遍覆一皆其天之所統貫而天之所以為主宰妙用不可測也吾知其浩浩然廣大而已吁天命之性惟聖人能全而歸之以實理言謂之誠以生理言謂之仁其實一也誠立則性自我盡命自我至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題理始得明白若只複贊上經綸三句不解收歸心體於至聖至誠分章之意乖矣

肫肫其

小宋圖書館藏

中华古籍保护